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五　叅元朱得之傍注

門錢塘褚伯秀

雲谷王潼録校刊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不偏）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自然之情無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人心之同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因才受任）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義爲的）上治人者。（合萬道之）事也。（政）能有所藝者。（以才而）技也。（不作無益）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通義 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即含萬物所受而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尊卑之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之機而立者即出言善則天下從可見君道乃人心之固有者玄者玄理玄德玄聖凡并極者皆可名玄義即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事器亦止爲事與技非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慊心是乃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生之本也通於一則萬感皆此一矣又何有於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得無慾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無慾無求我能無慾無求則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illegible]】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養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以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郎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注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虛愛）（能虛心則）无爲爲之之謂天。无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以四者承上六者）故（總）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何利顯之有

圈評　此中上節言道不可離之意觀後篇問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刳心畜道十德無歉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答皆無爲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包括宇宙而不遺曰大事心者敬奉天君而不違也沛者浩瀚而無礙也爲萬物逝者爲

萬物之所歸順也命來之藏各安其所也顯則明三字衍文強爲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見萬物一府云云事心之義知其非頭上安頭之疵正與上文剩心上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

義海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衍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爲以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所能化人矣[illegible]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爲已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刳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不在多能 立之應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感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事物）小長（時）短修（地）近誤遠

通義　夫子亦孔子于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其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卽金石非道不具有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不體也至於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物之能天乎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逢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羈乎其外恥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之機而無一塵之攖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道不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石無聲孰知其爲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莫富以明其道而已人老御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之從備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卒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涛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鑒和之鳴是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虛不屈動愈出也時肆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

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今語不結而結王德非位也如孔子爲七十子之誠服者也

義評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循金石之爲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見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漸曰逝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修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是近遠盧齋之論得之奇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通義 此段擬象顯真最爲易見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趨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

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卽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賛謹嚴哉莊
文也

義海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辭爲務而衰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爍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屛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邀曰。殆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供應數頻冗捷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馳驟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公才反疊下方且句法書法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通義 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屑也以人受天法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尊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惻隱常存視物猶已是以爲事所使爲物所絆見而民莫不歛體物而不遺物各付物而忘我已上形容歸宿只見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也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爲一必於人之優劣有分別也衆人不能及則臣必顯其缺君必顯其跡如此不爲君道臣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鋏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序見被衣豈以被衣志言志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齧鋏即所以論被衣乎不然冗也

義海由謂齧鋏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其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胼胝楚越也尊知而火馳之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後於事爲物絯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鋏之學亦有宗有君聚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爲其不

可爲衆父父故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夫齧缺爲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爲帝王師入則爲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爲哉故由不須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爲犧慕之羶而得以全其高是爲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朱曰內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因材成用）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无彰。（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病老死）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通義 此亦後世之言欲破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其嗜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輿趨避荷蓧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輿戶舟者言蓋一機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

晨書 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爲道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中而言之爲道之贅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弃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嘗是無章言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此上叙事）曰。（此下叙辭）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此下言其故）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俋俋（直立反）乎耕而不顧

通義 聖知作法而巧僞生於法以致世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爲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

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音釋 已上經旨顯明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 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何所名乎萬有生於一無此無乃一之所起一雖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之緻也此無無未形露而其機則緣然之分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無恣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晉則成物之生理也物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成為我之形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天能也故謂之性慎獨曰修外歸曰反性得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鳥鳴之機矣其養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緡緡然如水之流如絲之續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哉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

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推
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注 一氣未兆無迹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以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爲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孳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習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覩世俗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修今謂修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與

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扃乃虛則還於本無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可彖鳴卽彀音之義鳥彖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彖鳴則彖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緡緡若昏倫于坱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泰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天下至順莫大於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有所依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相）易技係（以自）。勞形怵心者也。執畱（狸誤）之狗成思（慮）。猨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 仲尼以為放古為治因革不苟如辯者分析堅白同異曒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且怵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縛之患猨狙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為人所討取也人所不能聞不能言即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數具形骸而求於神者舉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為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義海 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之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為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固以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猟犬被縛猨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項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无形无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汝

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己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試味)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守己)。拔出公忠之屬(特入)。而無阿私(偏黨)。民孰敢不輯(隨附)。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如)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涼——已上言有心之害道——)將閭葂覤覤(許逆反)(驚目貌)然驚曰。

類也。沱 批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 順 上言无心之成化 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 缺何奇 德而心居矣

通義 投迹因其標榜之迹而投隙也言其屬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涬無志而廿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義海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援公忠危臺覩此有爲而化者滅賊

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尊之爲凡溟涬然弟之狀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拂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

云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卬（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溢）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名槔）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謨官反）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誇大）以蓋衆。（倡而无和）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適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生於今一用 習會於古）

通義 志汝神氣三句言心放於機事不知精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搖蕩於世故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守其心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偏蔽矣不通於二不屑於物不明白矣是以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絕俗汝乃為之賓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子貢昔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可欲之善也善以為質而要於信以成之此正通於一萬事畢者也不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子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未形之幾而馳於機械猶幸漢陰丈人之一斥折衆於尼父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樂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耿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訐者不能同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

（海盡處）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叙事）將遊焉苑風曰夫（議論）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六。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虛滅亡

【總評】諄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智中之蘊者芒猶茫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限之用也橫目性人之目橫生於函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緒也聖治乎一問即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無事蓋樂者安而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胃次與天地爲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即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監陋故慕其注
爵不形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其問
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
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物理
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爲
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有
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
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
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求得其所者
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
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
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
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
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
於外而可覩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
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
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淩虛體畧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於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地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樂字)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譏武不論)故離此患也(言放伐之界)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音剃)病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正行守己稱人）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
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
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
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
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音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通義 標枝不自知其高野鹿惟自覩其類相使不以爲賜相役相助不以爲惠自端正至

此五句皆形容悶悶醇醇無名利聲我之意悲者悲至德之世不可復道譊之風不可息也折楊皇荂比俗言也缶鍾諸解皆謂譊踵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前言祈嚮不得指至德之世後言祈嚮不得指道譊之風比二人又進一層蓋以尾缶之聲爲鍾聲其惑甚矣況以二缶而亂一鍾何適而可得哉正俗言勝至言之喻明者更詳之釋之而不推則誰爲可比誰爲可憂蓋亦張湍稽起方人之問故門無鬼以至德之世進其所見至此盡滌其有見之旨也

[illegible]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堯于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

末俗之澆薄覬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如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有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卽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倚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之行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亻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里俗言勝也孫明前惹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背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可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通考義 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軀殼之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義不贅

義海 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巳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有闢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沈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

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判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聽乎無形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窮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名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物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投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戒攘

爲樽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覈辯爲者也至比之鴟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以明聖道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辭而不移）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此上本敘事節合議論）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此下方樂論）吾師乎。吾師乎。（指虛靜）虀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刑同形後放此）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材）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省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得所）貴賤履位。（安分）仁賢不肖襲情。（同治）（賞）必分其能。（不逾分）必由其名。（必稱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無爲寧。之以如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常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通義 以靜虛立意靜爲本婉然時論善故靜一言足蔽天人不二之義水之明與平以靜也惟明惟平故燭物而人取法焉中准猶射檯設中之中器也虛靜恬淡寂漠無爲從靜中生出其言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者言修德而復於無爲者止息於恬淡寂漠之天則

貞純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莫
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無際
無髮可間則其先後抑揚親疎尊卑物各付
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
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
明設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
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
沾惹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
不近聖人也鑿萬物而不爲戾二句即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
所生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
喜怒哀樂無情也無天可怨無人可非無物
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彝
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
意人合乃所以爲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
讀者當會
而通之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鐃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後役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道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由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探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一而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盭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志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特所稱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天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爲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爲宗道德爲

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爲爲常而已無爲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爲有爲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說能不自爲無爲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無爲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之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之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素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生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也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道以

考實事上者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者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無爲而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而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新著）于周室（天子）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條考）則試往因焉（假託）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叙事）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用力許之意）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音）夫子亂人之性也

【評】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李相見之間耳其相闢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若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而思求名故曰迂意求無私意即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即庠節謂捋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而求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孔子爲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設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恕矣故兼愛之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遂平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

古子終無可
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跟厚皮繭）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音昧）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目不瞬流其積察之心）今吾心正卻矣。（退讓俾）[illegible]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素爲）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氣岸)而目衝然(突視)而顙(不寧)頯然而口闞然(欲言)而狀義然(自許)似(正)繫馬(欲馳而未縱)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幽)於泰凡以為(狀使)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通義　此與老聃死秦失弔之一章皆在言外見老子為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晴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淡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之者猶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縶馬而止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矜持也發也機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密猶曰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巧自以爲得故不覺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此等人雖在壙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爲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修身也

三節 成績見鼠壤餘蔬而棄老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
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覆當是
覆不躡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衝則奔突頹則高亢口闞則欲言而未出狀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爲明也知
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
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辭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充滿
包涵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其
於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萬物皆備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音柄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
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
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
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何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世豈識之哉

通義　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莫破大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顯露於德而爲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棣起而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真之無待假借者足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真即知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川意觀彼此上下文當自知之

【音義】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惟至人能定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能遷窮物之理而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惟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叙事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粕同）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引譬之詞）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此所謂意之所隨）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術也）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設）也死矣。（起以作結句前說詞後決詞謂不易而皆同此一辭）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通義 此承上章貴言傳書之弊而指明之也書者言也致用之方存乎獨覺不能自言況

可傳乎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夫木理之堅脆運斤之重輕前舉不虞乎後舉其疾徐甘苦之節惟自知自用而已豈能措言豈能傳人邪即此而觀知古人之不可傳者在我則糟粕乃我醪醴之所出也得意忘言古人可不死矣修己者將何所從事乎

義海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表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迷者舍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論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所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乎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不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盡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搰搰於推鑿之間而勞勑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

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老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誂誂乎紙上之糟粕邪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杜世人泥像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囘視秩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後當者

褚氏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馭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混融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
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
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
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
矣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
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
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
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
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
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
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
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
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
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非許也惟至
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
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因故雖有

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言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宜作無方。一西一

東有（或作在今 擬作下）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疑洛作）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順治之驗）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補註 此猶屈原之天問欲人反觀而知天機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支五常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至卯而木極巳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盛處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不爽君子當尊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illegible]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所以運處往來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與邪雨爲雲而作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遂其舉問之人或以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敘斁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從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趨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矣乎以答問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

上陳詳道
詳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至仁無親之言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執不及孝之象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有心易無心難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通義 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見。皆有心有跡。已爲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

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矣至貴至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恔於仁之問乃答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施萬世而物不知而後仁孝泯矣

商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

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功盖天下而不知其自已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盖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後也此道亘古窮今未甞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北成）（默一作微）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春秋冬夏倫理常度）。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髙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虵。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通義 樂由人心生者。人和而後天地之和應此樂之本也。故乾坤八風以樂而宣感通之

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況上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莊子挽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怪惕如曉日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日怠非惰慢也恍惚無稽日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志其心知也汝殆其然責而訶之之辭猶曰汝乃能如此哉其間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贅說此篇論樂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義海】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憒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胷中交戰則非好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忘造乎知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鬳齋本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
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
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
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
屬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
谷滿阬以物爲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
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
法天行之徒而自然無閒矣至是則達情遂
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
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窾
怒呼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呼者求之而
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
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
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
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
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
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

末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
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
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物不在乎
金石絲竹之繫奏也末舉有叅氏之須明至
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
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
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
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
晝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瞽曠聳土偶歌而
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
聞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
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
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聽潛之下必有聞
蘧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泰和
儻然當是倘然惝怳自失貌叅氏一
本作叅惚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議論一詞其故)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音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宋衛乃商之舊都)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

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

（三喻不知物之用）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五喻不知）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六喻不自知）故西施病心而矉其（一作干）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一云[illegible]作[illegible]于閭）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此篇六層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是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脉重於

夢蔽漸深也蘇輿芻狗夢魅自息下乃釋其故以見芻狗之當棄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時枯槔言隨人柤梨言當可此況論也猨狙猨泯不欲言不能知人里矉失意言不能自知此直指孔子以實其取窮之故

【注】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譏夫子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眯也而猶追追然覬復古夢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無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美矣必強猨狙以周公之服貴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循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日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與取弟子是黎弟子林音眯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眯也

音一鉄切成法師既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契天命有其得何提生亦晨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昔嘗其自許而不就正也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

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通評 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云言志不專則道不凝外無法則事不達正滄致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成心者不能虛受能受善者其中必虛虛則無往而非契道之地矣此言孔子志非其志中不能虛所以道不凝也觀而多責一句上

下疑有鈌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尚簡也無所羨以閑不休畧無懈創而役役於所務迷而不返也猶大變則苦心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郎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入政也未二句諷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

象數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上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斲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

地然非瑣瑣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人
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illegible]
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illegible]
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爲
以尚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迹乎
前矣非何事之有是謂采眞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僞於其間如天之運也自然而生生
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
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讓操慄
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慄
無所見以獨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
八者正之器惟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
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
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
是已巳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
以爲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
蓋心之虛明心法
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荅反膚。則通昔同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注】此言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鵠烏白黑不由浴黔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莫然今世以呴濡爲事者病在不能忘我雖善亦僞矣況自多乎

【義疏】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與道堯舜於載胥人之前故呐以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眞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玄德不失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質不待浴黔而白黑之實亦不必辯雌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梘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言敢規而不合也）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倨應二字似衍 輕）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
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並所戒反）而民
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誰人姓名）則

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於）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誤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誤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注殺其殺況其親所不厚者予蓋得以[illegible]
情非以喪服為言也自為種而天下而字[illegible]
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始有倫而今乎謂
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
相煽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為正莫非妾婦
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苟無自立之志
而惟順從於人則婦女所已曰婦而又曰女
女尤不能自立也或訓婦其女禽獸之行此
豈聖賢所忍言夫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
音義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
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
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
者也故古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夫
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
喻然三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顏仁識用更相
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尸居龍見則冥冥
而見曉淵默雷聲則闢於無聲發動如天地

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猗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出微形之間也子貢說三王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心一以致使民心競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欲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始也復何言哉夫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蠣蠆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其名弊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恣知巧者乎是皆足以語夫治國不以知之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曰丘得之矣。烏鵲孺。(交尾)魚傅沫。(口吐氣)細要者化。(蟲風氣)有弟(負於人)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造)不與化為人。(徒)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通義　知迹之非履則經不足恃矣知言之非道則內省當豁然矣物生相感性不盡同亦猶人性剛柔昏明不可以禮法易窮通壽夭不可以知術變如時運流行不能挽而止此大道不當起是非以成執滯也順自然者無往不達不然道斯壅矣烏鵲與魚與無腹之蟲生生不已人生乃有相妨之慾不若三物順性命而無我也此句正起丘之為人不能與造化為徒而役役於時日見相妨而慾其不夠用之意安能化人言有我則形骸角立豈能使人相忘於道化邪前章見孔之許老此見老之許孔二聖之心二聖者自知之

[illegible]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情相搆而神遇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也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遊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鶂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傅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月而後得聞則大化之妙豈容輕易哉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其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柤梨後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消聞淵雷之妙遂乘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當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